

42936

教科書文庫

4

Z10

41-1912

25000

Z113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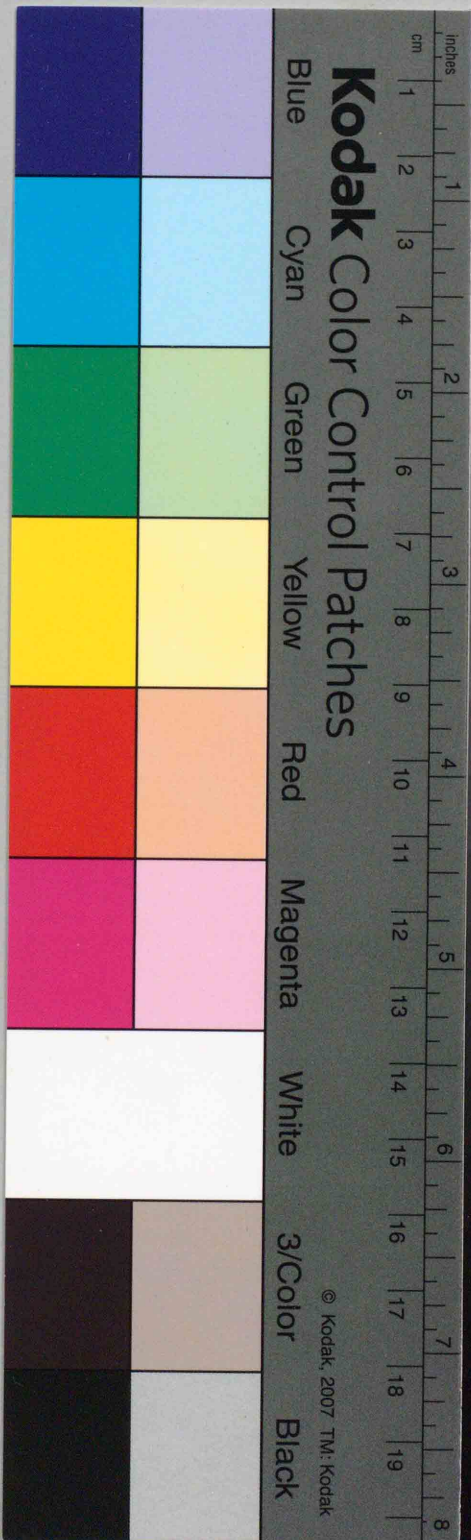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標註
近古史談

下

長
本



明治四十五年五月十日
文部省檢定
中華學校漢文教科書
用

大槻磐溪著
男 文彦新點

卷下

標註
近古史談

大槻氏藏版

標註
近古史談卷下目次

德篇第三

伊田之役
鈴木久三郎
蜂谷半之丞母
重次破釜
長湫之役
鶴章繡衣
酒井金三郎
關原之役
宥平塚越中

石川八左衛門
土屋長吉
本多重次
朝日千介
濱松夜話
北條氏贈蜜柑
大旆次小山
平塚因幡
佃十成

原簿番號 1396 號
函架 口類 A
第 64 號
冊之內



原簿番號 21138 號
210 類
第 950 號

標註
近古史談
卷下目次

大槻氏藏版

雨降地固

避雷符

雛僧三條

老嫗失火

止引水役

一生四十八戰附記

本多氏絕命詞

天野清節補

內藤勇斷刪

成瀬奇獄

大窪佳謔

宇都宮大和

曾呂利某

太田忠兵衛

奇童

甲賀氏子

土井利勝

酒井忠利

松平信綱

碁局滅燭

丁子風爐

茶禿正齋

稻葉正則

台德公謹厚修

霹靂手段補

彗星見

太田某

太公論復讎刪

本多三彌

賢媼

台德公美事

舞妓阿國

紀公生母

南龍公修

阿閉掃部

杉田壹岐附記

寬永三輔

大猷公寬仁

石谷十藏

黃門義公

尾公吉通

中將正之

節婦一刪

節婦二刪

女子復讎刪

義丐一補

義丐二補

義丐二補

標註 近古史談卷下目次終

刪修註 近古史談卷下

古奧 平崇 士廣 著

德川氏篇

德篇第三

伊田之役

岡崎公指松平
二郎三郎清康
三州岡崎城主
德川家康祖父
森山尾州地名
安部彌七郎正
豐
植村新六郎氏
明時年十六後
稱出羽守

岡崎公幼聰達有雄才而愛將士士皆感激樂爲之用天文二年十二月勒兵萬人西伐織田氏進軍於森山偶軍中馬逸衆大騷侍臣安倍彌七惶惑拔刀弑公植村新六自旁誅彌七諸臣來集相見愕然新六謂衆曰吾得天冥助手誅逆賊矣絲毫無所憾唯有一死以殉君耳皆曰子欲死則死吾輩斷不能從也新六問其故則曰吾輩之死誓不出十日矣顧織田氏聞我內變大舉來侵必矣當此時吾輩不在則

世子廣忠時年
十歲
織田彈正忠信
秀尾州愛智郡
古渡城主
大樹寺上野伊
田並參州地名
信安信定之誤
清康叔父櫻井
松平祖

照祖指家康

誰爲儲君以死捍禦者於是新六亦不死俱護喪歸
岡崎居數日織田信秀果率精兵八千人來侵軍于
大樹寺時內膳信安在上野城稱病不出士多叛歸
織田氏見兵僅八百人皆分必死號哭辭儲君而出
乃分爲二隊迎戰伊田此間有二道上道曠野下道
則田間一線路敵要我上道兵於野前後擊之一士
不逃皆力戰而死新六則率一隊進自下道先衆奮
擊敵皆卻走遂向上道乘其兵疲決戰走之斬首五
百餘級信秀僅以身遁此戰也以我八百破織田氏
八千人世謂之伊田之役

寧靜子曰我德川氏累世養士如此他日照祖雲蒸龍變以至雄霸天下
皆賴此輩子孫之力耳嗟夫所以戡定數百載大難以開泰平無窮之基

者其豈一人一朝之故哉

石川八左衛門

東照公嘗攻敵城敵在櫓上露臂罵公極其醜惡公
大怒使從士石川八左衛門射之一箭殪之輾轉以
墜公望見大笑八左亦開口絕倒敵忽射之箭穿口
中八左輒顛公履八左肩以拔其箭鮮血流迸滿身
淋漓乃使人扶而返營八左含鹽止血將息一夜翌
日從軍如常乃曰齒舌不傷並無害飲啖但言語微
苦艱澁耳

寧靜子曰當時所謂三河武士者剛猛不畏死人人如此而公之雄武英
略以駕馭之宜矣其所向無敵日辟國百里

鈴木久三郎

照公東照公也

三河之役、照公僅以數騎逃、敵兵追之甚急、鈴木久三郎曰、願賜君軍、則臣一人留死於敵、君宜以其間脫走、公曰、吾豈忍棄汝、獨生乎、久三憤然曰、君亦何迂直奪其麾、反騎赴敵、公得因以達岡崎城、遂入息流、涕曰、嗚呼、惜夫、失一佳士、少選有一騎返謁、則久三也、公且驚且喜曰、吾以汝為死、不知何以能脫歸、久三傲然曰、臣反擊連殲三騎、則敵不復追躡、鼠輩何足畏哉、言笑自若、衆莫不壯其勇、

夏目二郎右衛門
三形原在遠州濱松城北

寧靜子曰、是與夏目正吉代死三形原之事、正相同、但彼死留其名、此生全其節、要之、其為忠烈則一也、而公之於久三、一哀一喜、君臣同體之情、亦可以此推他云、

土屋長吉

土呂、鉞崎、共在參河額田郡

土呂鉞崎之亂、賊黨土屋長吉、不忍視照公之危、幡然倒戈向賊、大聲呼曰、汝鈍賊、君恩之昭昭、易見、佛罰之冥冥、難知、寧墮焦熱獄、死不入畜生道、生言未畢、流丸中胸而死、然自此賊勢大挫、互相悔責、以至納降、

寧靜子曰、初僧徒之誑誘諸將士也、曰、前死登天堂、卻生墜地獄、土屋氏亦一惑其說、而其改轍歸順也、忽反其說、以呼醒賊徒、使其悔恨謝罪、則謂之功罪相掩、可也、要之、士大夫惑一時邪說、是醉於麴蘖、而迷乎昏冥者耳、其本心未嘗有仇視君之意也、吾故曰、前輩竹山氏、論參國不正刑典、為失賞罰之權者、正論也、抑非通論、

蜂谷半之丞母

吉田今川氏所據之役、蜂谷半之丞貞次、初心期一番槍、聞其為人所先、不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大刀而進、敵

一向宗僧徒、

浪華儒中井積善號竹山著逸史、參國指參河國

三州渥美郡吉田城、今曰豐橋、此戰在永祿七年

河井太郎兵衛

士河井太郎、以銃輅之、蜂谷揮大刀、截其銃口、河井跪狙擊、丸洞蜂谷、胸而死、從者馳反、其母迎之、門問狀、從者曰、郎君戰死矣、母曰、死不待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喜曰、善、妾聞之、足矣、走入室、伏地號哭、

寧靜子曰、蜂谷氏亦一陷賊中者、今之戰死、蓋以贖其罪也、而母氏之一喜一哭、戰國婦人情態、誠有足感動人者、

本多重次

本多作左衛門重次、爲人粗豪太簡、其進言於君、不避廣衆、照公愛重之、及擢爲奉行、與高力天野等、並職國政、諸臣竊謂此一舉、明公亦失鑒矣、作左豈爲人上之器哉、既而政令簡明、府無滯事、國內大治、輿

高力與左衛門清長、天野三郎兵衛、康景

佛の高力、鬼作左、ごちへんなしの天野三郎兵衛

一筆申火の用心、お仙瘦さすな、馬こやせ、かしく、阿仙嫡子、仙千代也、原文亦爲小女誤矣、仙千代名成重、後稱飛驒守、支那三代、周文王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縣篇

安倍川在駿州、安倍郡

人誦之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是天野、野左、韻叶、邦俗謂、夜又爲鬼、由來舊矣、作左在家、猶在官、凡事貴簡、不屑煩碎、嘗在外、贈書於妻曰、寄一筆、慎於火、阿仙不可瘡、馬可肥、阿仙、其小女名也、

寧靜子曰、德川氏之興、外得剛武之士、以啓土疆、既如彼、內得賢能之吏、以固國本、又如此、大似類周家勃興之日也、文王之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德川氏之士皆有之、嗚呼、何其濟濟也、

重次破釜

安部川、磧有一大釜、不知何人所造、蓋古供湯鑊之刑者、照公命致之、濱松、役夫數十人、搬運許邪而行、本多作左遇諸途、問是何物、役夫曰、烹人釜也、作左怒、就命椎破其釜、頃刻盡碎、因謂其宰曰、疾往告主

公有志天下者，刑措是望焉。用此不仁之器，臣重次謹碎之。公聞之，慚悔曰：吾過矣。召作左陳謝之。

寧靜子曰：公之致大釜，蓋別有所用也。作左不察而碎之，亦出忠憤之餘者。故公直受為過，以謝之耳。不然，照公之仁而豈有意酷刑者乎。

朝日千介

天正八年家康攻田中城，城在駿州益津郡岡部。在田中城北，東海道之一驛。菅沼大膳定繼朝日千介後稱丹後。

照公攻田中城，武田氏所據數月未得志也。城中有西鄉伊豫者，屢出挑戰，驍勇無比。公患之，一夜諸老兵會于大膳菅沼氏，謀所以除之。侍臣朝日千介，年十八，進曰：西鄉首，臣能取而致之。菅沼叱曰：汝少年何知，渠之剛勇，雖諸老輩且不易圖者。汝乃妄言之，不遜甚。麾之去。千介退而獨語曰：且待明日，其夜深更竊取菅沼所愛手銃，以出。時天將明，照公早在岡部陣，見

西鄉獨騎，率數卒而來。曰：敵復出矣。誰獲西鄉首者？言未畢，自路旁竹林中，銃丸一發，射西鄉肩，墮馬。有人慙騰而出，直進斬其頭，獻之。公所則朝日千介也。公歎賞曰：汝一少年而為諸老革所不為，可謂剛者矣。

論語曰：弋不射宿。

寧靜子曰：狙擊人於暗中，戰國之通習，而有中焉，有不中焉，要是大丈夫所不為也。古云：弋不射宿，夫宿鳥且不射，安有丈夫而射人不意以自快者乎。

長湫之役

成瀨小吉名正，成後稱軍人正，尾州犬山城主。

長湫之役，成瀨小吉年甫十七，獨騎馳入敵中，獲首一級而返。致之照公馬前，公壯之，且曰：麾下兵寡，汝且留在此。既而小吉見前隊辟易，復馳出從者，援轡

止之曰、君功既成矣、乃送死於敵、無爲已、小吉怒曰、顧小利、失大義、武夫所恥、今日之戰、宜破敵陷陣、追亡逐北而後止、豈以一首級自足當此之時、距麾下可三十步、公呼曰、勿止前隊、馬足亂矣、正是壯士死戰之秋、從者不及、縱轡、小吉直馳入敵、大呼勵我軍、我軍爲之奮躍、鼓勇競進、軍遂大捷、是歲、公擢小吉爲根來團隊長、大賞其功、曰、雖老将宿帥、不能過焉、蓋公麾下、成童爲將者、小吉一人云、

寧靜子曰、大阪嘗有簡馬之舉、關白豐公、自城樓觀之、有跨驪馬繫赤鞋於鞍而來者、公問之左右、答曰、德川士成瀨小吉、其祿幾何、曰、俵米二千苞、公歎曰、壯士也、使渠改圖仕我者、五萬石不足與耳、他日、照公以告小吉、勉其出仕、小吉流涕曰、主公果以臣爲貪祿而棄君者乎、臣唯有自殺以明吾心焉耳、是其人沈實如此、老将宿帥之言、洵不爲過賞也、

濱松夜話

照公之在濱松城、一夕諸老臣侍焉、皆嘗從長湫之役者、公從容語曰、爾時我以寡兵、破秀吉、偏師三萬、獲其將森武藏、池田勝入父子、戰既捷矣、余檢三人、首、未暇他慮也、高木主水、內藤四郎、進曰、君亦不記猿面公之輕捷乎、余頷而起、倉皇收軍入小幡砦、則秀吉果電擊而馳、日暮至龍泉寺下、軍既散矣、乃頓兵田間、以待明早、是夜使人伺其營、報云、敵露次山野、軍無有統紀、衆皆勸夜斫、余不從、深夜舉軍、遂歸小牧矣、當是時、汝等諸人、必以乃公爲遲緩、失兵機也、因問曰、汝等之勸夜戰、豈謂秀吉首必可致乎、諸老相目不言、良久曰、臣等未始慮及此、特於戰則決

高木主水正正
次內藤四郎左
衛門正成
小幡龍泉寺共
在尾州春日井郡

其勝耳、公曰、然縱殲其全軍、使秀吉赤身走上國、則於某爲利乎、爲不利乎、晝間之戰、斬其愛將三人、於吾心猶以爲過、况多殺親臣、以深其讐乎、於是諸老臣皆服其遠算、

寧靜子曰、用兵之道、有勇無智則敗矣、故古之名將皆善走、如照公、豫知豐公之必走、而先自走、可謂能以智濟勇者矣、又曰、兵貴神速、一語、豐公用之賤、岳而大有驗、用之長、湫而不濟、事、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豐公雖智、而知彼則暗矣、悲夫、

鶴章繡衣

與關白和之年、照公在濱松、一日、烈風寒甚、公命左右致外套、侍童近藤縫進一繡被、即關白所贈、紅梅鶴章、光彩奪目、公顰蹙曰、焉用此華麗者哉、吾昨不得已於豐家、而一著之、今豈可再著以破我家、朴素

魏志、郭嘉傳、兵貴神速、孫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天正十四年、照公與關白和、近藤縫殿助、

之風乎、更呼他短挂而服之、

寧靜子曰、豐公削平大亂之主、故物物流豪華、照祖開關太平之君、故事事入儉素、亦勢之所必至、雖然、設使二公先後易世而出、則天下之亂、何時定乎、吁、亦天矣、

北條氏贈蜜柑

天正中、江南人始輸香橙、香橙俗呼做九年母者、京人某得之、獻諸濱松、照公喜曰、是珍果也、分其半饋之、北條氏相之君臣相話曰、遠參無蜜柑耶、我當送山中奴婢千頭、以駭遠人之目耳、乃實蜜柑於大篋、賃驛夫數十人、致之濱松、公視之、冷笑謂左右曰、吾嚮贈江南橙數枚、相人視以爲尋常蜜柑耳、夫氏直年少不解事宜矣、宿將老臣而作此兒戲、北條氏之

支那、楊子江南、相州、即北條氏、遠參、遠州、參州也、

業衰矣

北條氏五世新
九郎長氏(早雲)
次氏綱氏康氏
政氏直四世並
稱左京大夫

千葉氏千葉介
平常胤之後也
時居下總佐倉
城爲關東望族

山城伏見城
下總笛吹城主
原一郎其子吉
丸上總東金城
主酒井左衛門
其子金三郎

寧靜子曰北條氏據有八州稱五世之盛然其實三世耳氏政以下蓋莫足道者氏政嘗見馱刈麥而過者指以問彼何物左右曰刈麥也曰然則盍炊以供座客夫氏政不辨菽麥既已如此何怪乎氏直之認橙爲柑哉

酒井金三郎

關東諺曰千葉之原原之酒井蓋原者千葉氏之宰而酒井者又其臣隸也並以威權凌其主故有此語云關白之滅小田原也千葉氏亦從而亡八州皆歸於我當是時千葉遺臣往往有來入仕籍者及照公西上如伏水原吉丸酒井金三等扈從焉公俄起出庭吉丸捧刀不及著履徒跣從之時天暑砌熱金三走往授之履儕輩相話曰同僚雖親豈堪爲執履之

役渠行之稠人中何不知恥之甚物論騷然有司以訴公召金三詰之金三答曰吉丸臣舊主之子臣不忍視其炎天徒跣故執履以授之耳豈有他故公嘆曰金三雖年少不忘舊主之恩其情可憐其事洵足嘉尙也因增祿若干衆訟乃熄

寧靜子曰照公之取人多察諸天倫至情之際而不置織芥之嫌於其中與夫劉文叔置赤心於人腹中千載同其歸吁是古今人主所以不可及乎

大旆次小山

石田之亂照公東征在小山驛時羽書旁午敗聞日至曰伏水城陷曰細川越中妻子燒死曰賊收東征諸將拏於城中公每聞蹙眉鬱鬱不樂者累日左右

支那後漢光武
帝姓劉名秀字
文叔

小山驛在下野
都賀郡
山城伏見城鳥
居元忠爲東軍
守之
細川越中守忠

與妻明智氏於大坂邸自殺。宇都宮下野守國綱領宇都宮三十萬石文祿四年有故籍沒宗族離散團伴其族人稱大和一云中里大和守時年七十餘

本多三彌正重佐渡守正信弟

關原在濃州西境

本多佐渡守

或欲慰之而不能也。適宇都宮團伴入謁焉。其狀佩七種兵器於背後。朱巾纏額。手撫反身長刀。大聲呼曰。武藏坊辨慶敢候起居。公望見大笑。團伴直進。抽刀西向。作斬首者之狀。曰。反賊三成伏誅。快甚。快甚。曲踊三百而出。近臣皆喜云。頃來主公氣色未靚。如今日之佳者。

寧靜子曰。宇都宮關東一名族。團伴元起。武夫非滑稽之流也。嚮照公之在伏水邸。有流言石田治部將來襲。諸將士皆聚護焉。團伴獨謂渠若自上風縱火。則一炬蕩盡無術防禦。不若且待其來。詐納降。因以斬其首。遂與本多三彌謀。處分既定。偶無事而止。由是觀之。團伴此戲。聊以表微衷。不惟慰藉之計也。宜乎公之實信而誠喜也。

關原之役

照公之西征也。本多正信留在江戶。獨自憂曰。此役

內藤四郎左衛門

井伊兵部少輔直政。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

支那唐韓愈字退之。死贈昌黎伯。

本多佐渡守

也。西師之衆加倍於我。而諸將帥又多更事者。假令主公當之。吾未見其全捷也。遂召內藤正成問之。正成笑曰。勿用過慮。吾保其必勝矣。僕自幼侍公。知公之爲人。每怯於耳。而勇於目。故聞變憂苦不啻處女也。而一出門。勇氣十倍。以至見大敵。殆成夜叉之猛矣。況此行可衝突陷陣者有三焉。井伊兵部也。福島左衛門也。并主公爲三也。有此三銳鋒。而縱橫衝敵。無堅不破。雖有西師百萬之衆。何足憂乎。既而關原之報至矣。果如正成之言。

寧靜子曰。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昌黎此句。殆如爲此役設者。而照公之勝算。早已定於東征之日。而返旆西討也。驅逐群雄。如臂使指。戰未半日。而敵衆奔竄。天下既歸於孤掌矣。自古勝敗之速。未聞如此。役者也。願本佐州之智而不察乎此。何耶。豈其深於文法者。暗於兵機歟。

內藤正成

若夫內藤氏怯耳勇目之論，可以想見公臨事而懼之氣像耳。

平塚因幡

敦賀城主大谷刑部少輔吉隆、平塚爲廣初稱九郎仕秀吉

佛說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間天上謂之六道六道之途其分

是役也，西將大谷刑部吉隆，病惡疾在輿，使平塚因幡守爲廣代指麾，爲廣與東軍戰，知其不可敵，遂所獲首級於大谷曰：以爲冥途，土宜請速爲計，勿使元首落於敵手，某亦從此訣矣。附以一首曰：名乃爲爾，棄留命波，惜加羅志，終爾留羅奴，浮世登思邊盤，譯曰：死而留名，死不足惜，素知人生之不盈百，大谷泣謂使者曰：噫，平塚有武有文，足以壯冥途之行矣，乃作答歌，使姪祐玄書以付之，曰：契有盤，六乃巷爾，暫志待，後連先，太津，事波有登毛，譯曰：且待我，六道之途，相逢唯，有先後之殊，當此之時，爲廣戰，疲息於隴

岐之處，小川土佐守祐忠，伊豫今治城主，檜井太兵衛，或爲山內一豐臣

上，小川氏，土檜井某，揮槍輅之，爲廣蹶起，呼曰：身是平塚，因幡守，今我德汝，苦戰而倒，投所執十字槍，曰：并以爲汝寶，乃授首云。

寧靜子曰：在西軍諸將中，我獨有取大谷氏桓桓俠氣也，夫既知石賊之事，萬不成而反覆言之，不聽則曰：見其不成而棄之，不義也，是其俠氣與他諸將受一時誑誘，迷亂助賊者不同矣，而平塚爲廣之苦戰授命，亦果感其俠氣也夫。

宥平塚越中

平塚越中者，因幡守之弟，幼有驍名，其退而在，家照公百方招之，不肯，曰：內府長溫言，而吝賜予，我不屑仕如此之人也，後遂仕石田三成，公聞而不能平，既而三成敗於關原，軍吏生縛越中，以獻焉，公快之，且笑曰：汝向不我足，而受三成重聘，以致有今日，其狀

孤兒寡婦指秀
賴淀君

本多佐渡守正
信

德川二世將軍

洵可觀矣、越中張目罵曰、咄戰敗為虜、武夫之常耳、
足下之幼、囚於織田氏、縲紲三年、醜態可想、是之不
問、而何嘲人之為、抑負故太閤之遺訓、蔑視孤兒寡
婦、以奪天下之權、如足下所為、乃丈夫所恥、我何苦
仕此無道之主乎、欲斫斫之、吾頭可斷、吾口不可塞、
公怒曰、如此無狀漢、與其一擊為快、不若留餘喘以
受人間苦楚、乃解縛放之、本多正信聞之、心不悅、他
日從容請問曰、殿下何以不殺越中公、公曰、然越中可
憎者、剛愎也、僂憊也、其勇其辨、皆可惜矣、渠縱無禮
於孤、留以為子孫鷹犬之用、亦為不失一士耳、正信
感歎曰、非臣等淺中所及、

寧靜子曰、江海之量、塵芥糞土、且在所容、誰復測其深淵耶、而後來台德

秀忠、薨號台德
院

佐竹氏臣車丹
波守忠次、或猛

虎、其弟善七、事
在篇末、義巧二

欄外

前漢季布、嘗背
高祖

佃次郎兵衛十
成

加藤氏領豫州

伊豫郡松前城

(或正木十萬石

村上掃部、曾根

兵庫野島內匠

穴戶善右衛門

三津、在和氣郡

藤堂高虎、時領

喜多郡大洲城

七萬石

佃十成

公宥車丹波弟某亦近焉、如漢高之赦季布、是何足言哉、

慶長五年五月、左馬助加藤嘉明、從照公東征、使其
臣加藤內記、佃次郎名、十成留守豫之松前、既而石田三
成舉兵京畿、天下分為東西、安藝毛利氏、首屬西軍、
時嘉明不在、使其將村上曾根、能島穴戶等、率兵三
千、入豫、攻松前、先致書城中曰、速致城去、不則一擊
蹂躪耳、十成等詐答曰、請盡出妻子、而後致城、敵信
之、陣三津浦、以待、當此時、藤堂氏兵在大洲、使人約
救援、城中大喜、十成獨奮曰、敵雖衆、以計擊之、何不
勝之有、即不勝、有枕城以死耳、安有假人之力、以幸
功名者乎、遂辭之、適有國民反應、以酒肉餽敵營者、

敵三將村上、曾根、野島也。加藤內記忠明道後在溫泉郡。

十成聞之、陰募狡猾者數人、質其妻子、多予金而爲反間曰、自加藤氏領此土、政苛民困、今大師來臨、百姓莫不悅之、且嘉明之東、盡從銳卒、留者敝羸之餘耳、而佃次郎現病在蓐、一城無復鬪志、皆將遁去、敵兵聞之、益弛其備、於是十成使士卒注白布於肩、以爲標號、身獨畫松字於背、以被之、令曰、斬敵勿取首、聞法螺便退、夜乘風雨發、間道潛兵直襲毛利氏營、敵兵擾亂、十成提薙刀奮擊斃敵三將、十成亦被重創而退、翌早敵復來攻、加藤內記出拒之、道後村十成裹創而起曰、藝人擁大兵重來、則難可支、不若及今快戰、暴骨原野、與其痛創以斃於蓐也、乃多造紙旗、驅城下民二百餘人、赴道後村、毛利氏兵望見以

風早浦風早郡海也。

浮穴郡久萬山莊六千石。慶長五年庚子、關原之戰。

爲大援至、引兵遠去、遂自風早浦、鞭船以歸、安藝是秋、東軍大捷、天下平定、嘉明歸松前、欲賞十成功、而無首級可徵、偶有捕得生口、告曰、當夜親見畫松字於背者、以薙刀斬村上等首、嘉明乃賜勳狀曰、不假他人能、全一城、義也、斬敵三將、不言其功、勇也、賞之以豐公所賜兜鍪一領、而給浮穴郡六千石、及加藤氏移封會津、乃加一萬石。

寧靜子曰、庚子之亂、天下侯伯各盡精銳、以會中原、而國內皆空虛矣、假使東西兵結不解、曠日持久、則四隣乘隙、根本動搖、留守之任不亦重乎、乃如佃十成、以一孤城受大國采入、而不少屈、捍禦有策、一戰卻敵、求之當時、不可多得、可不謂偉丈夫耶。

雨降地固

關原亂平之後、照公謂諸侯伯曰、石田之亂、所謂雨

加藤主計頭清正時爲肥後熊本城主

自慶長五年關原之戰至同十九年大阪冬軍十五年

駿城駿州安倍郡府中城今靜岡是也將軍之辭職者云大御所太公指之

降地固者妖氛一消天下自此清明矣諸侯伯同辭奉賀肥後侯清正獨謂世之治亂譬諸天之晴陰青天白日俄有起雲雨故難測者人心也未可以爲安而不置慮也公深以爲然

寧靜子曰後十又五年果有大阪之事而前三年清正既沒矣抑照公之以清正言爲然者亦或有察禍於未然歟

避雷符

照公既老在駿城一夜天氣俄變白雨翻盆霹靂連聲窓戶皆震近臣或有股栗者太公端坐而喻之曰凡災異之來豫設防虞率莫不可避獨雷公之降直射旁激無有定處不知何以避之汝等且有說乎皆曰非臣等凡慮所及太公曰然則我授汝一副避雷

符如是之天可散在各處不可聚居一處是之護持耳夫一人死而全家皆活是得失之最易明者而世俗不察往往聚首一室謂相依可免死殊不知雷適落其中則一家粉壘無復唯類乃諉以爲夙世之業何不思之甚自今以往汝等慎勿履其轍

寧靜子曰此論一出變動不測之雷亦有可避之路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雛僧三條

太公與諸老臣話問曰汝等聞雛僧三條之話乎皆曰未也昔有山衲迎雛僧於里晨夕以供使役一日雛僧逃歸泣訴其父曰兒既出家艱苦固其所甘但師之遇我甚無狀殆有不可堪者其一師每使余剃其頭偶一誤刀見血則鞭撻直下其二每晨起搗鼓

師曠研法不精呵責無不至其三余每內逼而起師冷眼送之曰汝又復上厠乎父聞而怒走往見山衲曰賤兒久辱師恩今有不得已之事敢請受兒以歸山衲察其辭色徐叩以故乃曰兒告吾云云山衲曰是不可不辯其剃頭則渠既圓其頂薙髮之勞不可委諸人故我借吾頭以為學刀之地今則至自剃其頭矣獨及剃余頭故意誤刀創痕縱橫其搗鼓則凡不問緇素家搗鼓必以研槌渠獨以木杓故隨研隨折每晨不下二三折其上厠則本寺新造一圍獨以需縣吏來宿之用渠利其近且淨每便輒往禁之不止言未畢父拜謝伏地曰小人不知師之厚誨如此徒聽兒言以疑之慚悔之極無穴可入耳是雖一場

話說然自諸老奉行以至監察諸有司苟有治人之責者皆不可不留意於此否則偏聽誤人忠邪易地不為雛僧之父者幾希汝等其牢記勿忘

寧靜子曰板倉重宗之代父為京尹也請教於勝重勝重舉此話以答之則其說流傳已久矣夫兩造不具備五辭不可聽斷獄者最不可無此慮也

老嫗失火

太公放鷹於駿之野也偶見一老嫗携稚兒泣於路者怪之使左右問其故嫗流涕曰妾前村一孀婦昨夜誤燒家屋縣吏罪其不警火逐之三年是以在此妾不知今夜將何處宿太公聞之驚曰是何縣吏之無狀夫民誰好燒其家者若必誤火者而一一放逐

板倉伊賀守勝重其子周防守重宗京尹京都所司代也兩造不具備五辭不可聽書經呂刑語

册修 卷之...

雖某亦嘗再失火城中者不得不先老嫗而之他甚哉縣吏之不達理也遂使人護嫗復其所召縣吏讓責之

支那唐堯虞舜二聖書經大禹謨語

寧靜子曰放鷹游獵之際恩及鰥寡之民者如此要其歸雖堯舜之用心亦不過乎此書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嗚乎仁哉

止引水役

太公欲引安部川入城中以注園池下吏議之吏經理水道表以小榜偶太公還自放鷹見其道當一小寺不悅從臣或獻說曰宜賜地於他處以移其寺而後起役太公曰否否假使此役為國為民而相謀雖大寺巨刹亦不得不移之今日之舉特老夫一時娛樂之計耳娛樂之計而毀古來所置佛寺吾所不欲也

駿州府中城安倍川流其西南

也遂命止其役

寧靜子曰昔豐太閤築伏水第移某神廟於他處而造離亭至伐山陵之材以充之何其暴也我照公不為一小役毀佛寺又何其慎也慎與暴之際興亡之機所由伏余嘗謂有天下氣像在翼翼而不在落落矣後之為人君者亦可以鑒於二公之事云

一生四十八戰

照祖畢生之戰蓋四十八度其每臨陣據鞍指揮進退士卒不借一步及戰急也手不復乘麾直以空拳叩前鞍連呼曰進進血流淋漓且不顧也故右手四指中節頑固皆生腫及老屈伸甚艱云公語人曰鎧胄之為物無用於美麗而又不便於厚重井伊兵部多力而擐重甲然被傷者數次矣本多中書則反之而未嘗一受刀瘢由此觀之大抵輕便而利於戰為

神廟指御香宮豐公移之大龜谷

井伊直政本多忠勝

東海道、織田、豐臣、

可耳、其不尙虛飾、而留心實用者、率此類也。
寧靜子曰、東照公之勇於戰陣、是可見其一端矣、抑公之於武、當時稱爲海道無雙、其所以摧堅折銳者、赫赫乎前史、然而今之士大夫、動輒云、公之武不及織豐二公、吾不知其所見也。
又曰、余嘗謂、鎧冑是軍中禮服耳、其拜大將、令士卒、非此無以成軍禮也、必以爲捍矢石之具、則陋矣、況今日大小火器之行、戰法亦一變矣、果金鎧鐵甲之足恃乎、

附記

備前主池田光政、參議輝政嫡孫、幼名新太郎、官左少將、相州鎌倉正宗備前長船兼光、(正宗弟子)

美濃守侍從忠政、出雲守忠朝

備侯光政嘗曰、正宗兼光、劍名果爲何用、爲主將者、唯以三軍之刀爲我刀、則所向無敵、其鋒誰當、苟賴一刀、論其利鈍、非主將所恥乎、追錄以補照公之意、
本多氏絕命詞
中書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

政就蓐、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唯有一事、何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怪問曰、人生有始必有終、大人所悉、今何爲出此言耶、忠勝乃使忠政執筆、以書其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志君遠思、邊盤譯曰、死可惜兮、噫、死可惜、君恩海壑、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逝、時年六十三、

寧靜子曰、本多氏之忠於德川公、黃童皤叟所皆知、而嘆賞、今不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則忠義天性、死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天野清節

慶長中、天野康景爲駿河、興國寺城主、食三萬石、嘗

興國寺城趾在駿東郡原驛北

田原村在富士
裾野邑宰代官
也

本多上野介正
純佐渡守正信
子

崔子陳文子並
爲支那戰國齊

有所營造、剪國內竹積之、使衛卒三人守之、一夜有
群盜來掠竹而去、衛卒覺之、追斬一人、餘衆逃散、盜
係公邑田原之民、邑宰井出甚之、助使人讓康景曰、
不告而殺公民、其罪不赦、宜斬衛卒以償之、康景不
肯曰、殺盜古今之定法、必欲誅殺盜之人、請誅康景、
井出不能強、訴之於官、當此之時、本多正純機智用
事、躬親來諭、康景曰、公命一下、不可以中止、不則國
威不立、宜使三卒探闖、誅其一人、以了命、康景對曰、
既云國威不立、敢不謹受命、退而自謂、殺一不辜而
利於家、丈夫所恥、不如遞以潔吾身也、遂棄三萬石
而亡、後不知所終、

寧靜子曰、昔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棄馬十乘而違之、仲尼以爲清矣、若吾

國大夫事在論
語公冶長篇仲
尼孔子字

米屋八郎兵衛
成瀬隼人正、尾
州犬山城主

棠陰比事書名
宋四明人桂氏
撰記斷獄事

天野氏爲殺一無罪而棄三萬之祿、謂之清乎、清者其誰謂不然哉、

成瀬奇獄

有米商八郎兵衛者、父子兩世、陰用大小二量、以致巨
富、及成瀬隼人正成來爲領主、政令嚴肅、姦慝逃跡、
八郎大懼、自首請罪、隼人謂八郎欺罔之罪不赦、然
知惡自訴、其心有可恕、況事在舊主之代、不必追究
也、乃令曰、自今以往、陽用二量、買以小斗、賣以大斗、
行之七年、以償前罪、蓋欲以此損其富也、既而八郎
之肆來買米者、日麁至、其富竟倍他日、

寧靜子曰、奇獄奇斷、可補棠陰比事、然隼人所斷、有恩無威、達於理者處
之、必有得其輕重者矣、

大窪佳諺

幕府指江戶城、大久保彦左衛門忠教、七郎右衛門忠世弟。

淳于髡支那戰國齊人、東方朔前漢武帝臣。

宇都宮團伴見上。

幕府有饗禮進鶴羹、適大窪彦左謁焉、照公命賜之羹、彦左退坐外廳、換幾、碗、喫之、復入謝曰、小人飽嘗君之羹、爲賜多矣、然臣家亦自不少、此物、公曰、汝薄祿之家、安得有之、彦左曰、且勿疑、臣將以明日獻之、翌日盛青菘於白板盤、堆積如山、自捧以獻焉、曰、昨日所賜臣、即此是也、但此物、臣家呼做菘、君之朝則特謂之鶴耳、公笑而納之、乃命左右讓厨人。

寧靜子曰、寓規諷於戲謔、使人君笑而解之、蓋爲淳于髡東方朔之流。

宇都宮大和

照公有藝臣曰宇都宮大和、後薙髮號團伴、爲人滑稽多智能、解紛於談笑、間年七十餘、精力不衰、公戲謂團伴曰、汝欲得金乎、團伴云、不敢願、然見賜、又不

敢辭、公乃裹百金於綿、使侍臣投而與之、令曰、手承乃得、不然則否、團伴曰、謹諾、既而三承三失、公遽懷其金而起、曰、咄咄失百金、走入內、團伴追及、闐連呼曰、鄙哉、鄙哉、遂鼓兩袖、膈膊作鷄鳴、曰、凱歌揚矣、仰天大笑而去、其簡率如此。

寧靜子曰、是何與宋仁宗借五百文於宦官之事、太相類也、抑公吝百金於團伴、而不惜二百枚於細川氏、亦可以見其施財之妙用歟。

曾呂利某

豐公之臣、亦有曾呂利某者、談言微中、善解人頤、一日來候、照公之館、閒話之餘、啓公曰、世以大黑天爲降福之神、家家祭之、而知其奧義者、鮮矣、公曰、願聞其說、曾呂利曰、大黑爲貌、豐頰、纖目、高其眉宇、而戴

細川忠興借金關白秀次不能償、照公與金救之、曾呂利新左衛門泉州大鳥郡人、住堺浦、以造刀室爲業。

一云、宇閉奈美會、

黑帽於頭者、表其無覬覦上之心也、人而不覬覦上、則驕慢之心自消、而人人能安其分、所以致百福也、公駭然領之曰、然、我亦有五字訣、曰、宇閉遠美奈、譯曰、毋盱上、又有七字訣、曰、美乃保土遠志禮、譯曰、知身之分、蓋皆此意已、抑、大黑之所以戴帽、更有一層、深理妙訣焉、汝知之乎、曾呂利曰、不知也、公曰、夫其所以戴帽者、欲一脫而望天耳、譬諸士之佩刀、常固室以善藏者、待其一抽以為用之時也、刀而不抽、刀亦為長物、即帽而無脫、是亦膠柱之琴耳、果有何妙用乎、曾呂利慙然為問曰、命之矣、

寧靜子曰、噫、嘻、大黑神之德之與福、果能如此、則吾將鑄黃金以事之、昔明智光秀、久奉此神、供養惟謹、及其間、僅為千人之主、俄以為不足尊、棄

其像於塗、遂不能安其分、而漸生覬覦之心、至乎甘為逆賊、則光秀不唯王法之罪人、抑亦大黑神之罪人也、

太田忠兵衛

慶長中、大內有散樂、下令縱民觀焉、於是遠近來觀者如堵、堵時、染工吉岡建法亦往、朝吏惡其無禮、叱而去之、建法怒、歸私藏刀於衣中、而再往、斬朝吏、事出不意、萬眾驚擾、此時京尹板倉勝重在日華門、觀之、怒甚、直拔眉尖刀而起、其臣太田忠兵衛止之曰、是不足煩主公、臣請代往、排眾而進、遇建法於紫宸殿、階下相呼、欲鬪、建法偶顛而倒矣、忠呼曰、乘人蹉跌、武夫所恥、疾起、決輸贏、建法翻身起、忠揮刀一擊、殞之、萬眾歡呼、勝重大悅、歸第、賜之酒、因徐問曰、我

事在慶長十九年、吉岡建法、或憲法、又兼房稱仁、右衛門、京都四條、染戶、創憲法、染、又善擊劍、創吉岡流、板倉勝重、見上、日華門在禁中、紫宸殿、禁中正殿名、

別修 近古史 卷下 德篇第三 二十 大規氏藏版

聞建法雖賤工亦善擊劍者今其倒者天也汝盍乘焉乃待其起耶忠謹對曰是劍法虛實之辨也請爲主公一言之夫其倒也處於倒而所以捍身者實也我臨其實矣往往有反爲所斬者其起也實於起而所以防敵者虛也我乘其虛矣率少不先於彼者是雖小技可以通於兵法矣勝重大感增忠以祿若干

寧靜子曰昔猿松謙信之追三郎於米山也不要之山上而待其下坂以伐之亦避實擣虛之術耳意太田忠之通於兵法云者豈謂此等之類歟

奇童

勝重子重宗代父爲京尹謁祇園祠祠前群童聚戲一童子以邦訓呼數字曰自一至九語尾皆帶都音十獨無者何也群兒茫然有一童年僅九歲應聲曰

三郎或作六郎名晴景長尾爲景長子謙信兄天文七年父死後兄弟交兵祇園祠在京都四條鴨河東

亦有然者五字既重都音所以十字止本訓重宗聞而奇之翌日使人召致之乃合二餅餠爲一團使童子食之曰今所喫上者旨下者旨童子沈吟忽拍掌作聲曰今所拍左者鳴右者鳴重宗益異焉舉置之左右後遂列近臣

寧靜子曰板防州之斷獄機智如神此童之遇防州可謂氣類相感者矣

甲賀氏子

丹後守稻葉正登介弟曰式部游蕩無賴不可羈束正登數讓之不悛正登不勝積忿遽命侍臣甲賀孫兵衛往斬之孫固辭且諫曰大叔固不爲無罪抑以不從教之故一旦推刃骨肉後必噬臍不若且紆之以啓其自新之路正登益怒曰汝怯懦不成事舍汝

板倉周防守重宗

山城淀城主丹後守正登弟式部正名

標註 近古史 卷下 德篇第三 二十 大規氏藏版

豈無可使者孫淚數行下曰君侯果以臣為腰骨脫
矣則臣不敢復辭但事之成否天也願得監者一人
與之俱許之此時孫年甫十六額髮被面鬢髻可憐
遂與監者趨造式部之門具報所以來之狀於是式
部盛氣按劍待之正廳孫入式部呼曰孫也我久已
知有今日之事矣然汝乳臭何能為聲色共厲孫則
脫佩刀投之後膝行而進跪曰少安勿躁夫君之於
公分雖君臣親則兄弟今日之事豈某之所願哉雖
然君命不可廢直起捽式部奪其劍伏之座旋取匕
首於懷擬其胸左右驚愕莫之敢救孫顧謂監者曰
疾歸告吾公臣之腰骨幸未脫也因徐扶式部而起
曰某所以報公者畢矣君第行某請從遂奉式部而

遜於野風殮露宿十數年及式部病死正登乃召孫
復之

寧靜子曰偉哉甲賀氏之子一舉而衆善聚焉其犯顏而諫者義也受君
命而不誤其事者勇也奉君之弟而免其死者仁也而終始所處未嘗不
出乎智也嗚呼就謂十六齡之童而作此雄偉不常之舉耶

土井利勝

大炊頭土井利勝舉漢絲零餘尺許付侍臣大野仁
兵曰謹藏之同僚或有笑其鄙吝者利勝置不問居
三年偶利勝腰刀帶尾解矣急呼仁兵曰持往所付
漢絲來仁兵應曰唯在此直取之腰袋以呈利勝乃
手自拮据以結束其帶尾欣然微笑曰無用之用今
而驗矣遂召其老寺田與左衛門命之曰寡人甚嘉

土井氏時領下
總古河城十四
萬石
漢絲支那舶齋
絹絲

大野仁兵謹愨而重主命也其增與祿三百石抑漢絲之爲物成於彼土桑婦蠶繅苦辛之手而展轉航于海以入我都其勞人力何如哉雖則寸殘尺餘徒委之流塵是棄天物也吾心所最懼而仁兵之守以不失謂之事天者可也因戲曰一尺之絲博三百之祿所獲亦多矣夫笑鄙吝者欲何爲

寧靜子曰一尺之布尙可縫君臣相容有如此者古人惜一顰一笑良有以也

酒井忠利

武之川越有備後村者其里正某世稱備後及備後守酒井忠利移封於此命改其名不聽既而忠利巡行封內召見里正面諭之曰君民同稱非禮之宜不

前漢文帝弟淮南王謀不軌不食而死民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酒井忠利若州小濱侯祖武州入間郡川越城里正云莊屋

可不速改里正不屈曰小人自君之主此土納貢課役不敢後他邑而以盡其職主之所知也今有何無狀而必欲改累世所襲之名雖君有言小我不敢奉命矣必欲正名分主宜改主之名耳忠利夷然以解曰然則寡人此土備後汝則一村備後各從其所自稱耳照公聞之歎曰凡責不甚緊要之事於人而必欲逞己意者皆褊心無知之行也如忠利之曠度機智豈常人所能及耶

寧靜子曰土着之民抗新來之君雖剛愎可憎客主之勢亦有不得不然者乃知諸侯移封之制非所以固民心矣

松平信綱

酒井氏移封之後伊豆守松平信綱代領川越領內

松平信綱慶長十六年移河越

野火止村在新座郡
玉河又作多摩川發甲州流多摩郡

小川村在多摩郡小金井村北
新河岸村在川越東南

莊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武野武藏野也疏水之成在承應年中

有野火止者土瘠水匱田里蕭條代官安松金右衛門建議曰宜鑿新渠以引玉河則水利疏通稻田可以開矣信綱問其所費曰當用三千金信綱曰顧吾亦非久于此者然以三千金利乎後人亦吾之職耳乃命督其事安松於是募役夫數百人鑿渠十有六里自小川村達新河岸既成而源水不至渠中唯沮洳信綱怪而詰之安松曰雖臣亦未解其理且待明年至明年水尙不至信綱殊不平讓安松曰汝特不察地勢高低耳安松曰否臣今而有所悟古云河潤九里蓋川越之爲地在武野曠漠之中土燥風多人家皆吹塵滿座有客至必掃席而後延之而今年獨不然加之蘿蔔諸菜肥饒皆異平日是知河潤入地

數尺而十六里之渠有以暗助之耳至其明年果一夜大雨有聲如雷俄而奔流衝決香魚躍上地十六里間一時皆盈以達新河岸信綱憮然曰安松經三年之久不挫其志洵有足感歎者增之以祿若干石後遂至顯職

寧靜子曰余聞野火止貢稅僅二百今則增至數千石而渠水之利民皆賴之然則松豆州利樂樂之惠真沒世不可忘者矣

碁局滅燭

修理大夫酒井忠直二子長曰遠江守忠隆次曰右京亮忠稠皆年少嗜武技而忠稠特膂力過絕人忠隆有所愛名馬曰新月忠稠甚欲得之屢請之兄兄不許忠稠臣高木源日置新等皆以多力相競忠稠

大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酒井忠直讚岐守忠勝子小濱城主
新月
高木源之丞日置新左衛門

册修 卷之十 丁子風爐

史記秦本紀武王有力與力士孟說舉鼎絕膑註膑脛骨也

忠稠領越前敦賀一萬石

論語述而篇子不語怪力亂神楚項羽願與漢高祖挑戰高祖曰吾寧鬪智不鬪力

嘗觀其絕技因有所悟乃謂忠隆曰我力能揮棋局滅燭火伯氏無意觀之乎忠隆掉頭曰吁夫危矣絕膑之事其可不思忠稠奮曰果有所能伯氏亦能割愛於新月乎忠隆曰可也於是設大燭於室中隻手擊棋局一揮滅之忠隆驚嘆遂以馬與之事達乃父修理大夫大夫頓蹙召忠稠戒之曰汝雖小侯亦為一面將將乃乘麾以指揮衆士者一人強力果為何用抑持固有之力深藏而不見此裡自有許多勝算非汝所知耳

寧靜子曰仲尼不語力而為聖人漢高不鬪力而為天子力之不足貴也尚矣然則修理大夫深藏不見之言却是為萬鈞之力矣

丁子風爐

丁子風爐陶製風爐煮丁子薰室內者云井伊直通直政玄孫江州彦根城主長侍臣長也武川源左衛門杉原三平柏原忠右衛門

或有贈丁子風爐於掃部頭井伊直通直通喜甚使侍臣安之於床愛護殊至每晨夕拂拭必戒侍臣曰苟有少損不敢貸一語侍臣苦之其長武川杉原柏原等相謀各出金若干新贖風爐三箇謂侍臣曰誰敢碎主風爐者其按劍之怒則我三人者當之侍臣藤田金彌唯而起為誤拂拭失手者墜之地盡破直通怒甚直起欲手刃之三人進而止曰君何惜風爐之甚如此尋常器臣等皆能藏之乃呼三箇風爐陳之前皆製造不讓主物直通瞠然三人因諫曰為君愛護甚之故侍臣等懼失誤之罪殆不安寢食安有人主而以一玩器苦人者乎直通怒稍解走入內是夜召三人及金彌謝之曰汝等納身於惡而不忘諫

標註 卷之十 德篇第三 二十四 大觀氏 藏版

君可謂忠矣，賞三人以上下衣各一領，金彌則賜時服云。

寧靜子曰：算無遺策，噫！君臣之際不當如此耶。

茶禿正齋

松平忠喬世稱櫻井松平者，領攝州尼崎城四萬石，家老安藤總太郎，茶禿所謂茶坊主者，高木宗兵衛。

遠江守松平忠喬為人寬仁慈愛，不妄喜愠，在職五十六年，未嘗一日怠廢，遂進爵至從四位下，蓋忠勤之力云。有老臣謀逆曰：安藤總太，隱計既熟，延忠喬於茶寮，從容款接，置毒碗茶以侑之，忠喬不知之也。徐取欲喫之，茶禿正齋走來，止之曰：茶色惡矣，是必有異，小人請試之。舉碗仰飲，則輾轉吐血而死。忠喬驚欲起，賊持其袖，侍臣高木某抱賊伏地，一人執槍，縱而殺之。是日微正齋，忠喬殆不免，初忠喬方冬月。

糾官目付職

天寒覆褥，火閣擁以取暖，偶正齋來，添炭，褥尾揚拂，火墜燎席，微傷忠喬足，正齋蒼黃收火，面灰口噤，戰栗請罪，忠喬神色不變，曰：褥尾拂火，不必汝罪也。但糾官視席爛，必有所責於汝，宜移之，他以滅其跡，竟無呵責之言，正齋感極而泣，每思有所以厚報之，至此果代其死。

寧靜子曰：遠州之從容不怒，殆有劉文饒羹爛汝手乎之概矣。若夫正齋之死，非正命也，而其所以死則忠也，烈也，嗚乎！誰有若正齋之正者耶。

稻葉正則

後漢太尉劉寬，字文饒，性仁恕，嘗服朝服，侍婢奉肉羹，翻汚其衣，寬神色不異，徐言羹爛汝手乎。正則，明曆三年，為老中領小田原城十一萬石，子孫移山城淀。

美濃守稻葉正則，年少慄悍，乘怒手刃近臣，其子某怨甚，每思有所以報之，未果也。一日，正則率眾士大獵於野外，正則立小邱之上，據鞍觀其馳驅也，某喜。

一徹縱烈奴之事見織篇

將軍德川秀忠
薨號台德院
太公云前將軍家康
今將軍指秀忠

曰天時至矣竊伏邱隅丸於銃狙擊之傷其左股貫
鞍橋正則顧眄不驚見徒御之逐賊者故麾之諸老
臣皆諫曰賊之妄舉未可知請罷獵而歸正則不聽
曰勿用彼何爲游獵終日及燭已點而後僅歸入城

寧靜子曰是與一徹縱烈奴之事太相類焉稻葉一家何豪懷之多也

台德公謹厚

台德公持身最謹太公嘗歎其謹厚曰某雖駕雲梯
不可及矣太公又嘗召本多正信諭之曰今將軍之
謹厚洵可美也然事亦有不宜過乎謹厚者不可不
思矣正信曰唯他日謁公因前席曰殿下之謹厚甚
矣請少虛誕其言是太公之訓也公笑曰太公之說
虛有人買其虛者無他以其有實也我之倥侗無物

縱說其虛人誰信而買之哉

寧靜子曰台德公之言可謂天籟矣太公於是乎不免人籟也嗚乎今日
之泰平果誰開之而誰成之耶

霹靂手段

台德公嘗宿三島驛夜寢而不寐使左右相語枕上
臥而聽之一人曰往者大駕駐此地時某甲從僕手
捕三島祠前之池魚炙而食之儕輩皆悸曰神怒不
可度也僕昂然曰我挾天下餘威以從事神亦無所
施其靈耳公聞之勃然變乎色俄興換衣召本多正
信命即夜捕其僕糺推之明日遂磔殺之三島驛口
而揭批文於牌曰維三島之神八州之鎮布威靈於
關左顯冥驗於海隅汝奴輩敢持公宰餘威不顧神

三島東海道一
驛屬豆州驛中
有三島祠

伊豆箱根三島
三神稱之關東
之鎮盟書必載
神名

關左八州即關
東八箇國蓋加
伊豆而除常陸
也

明冥罰騁丹池之意馬饒靈沼之神魚如此則誓紙
虛文盟書何用速加肆市之天刑顯跡崇神之國法
縱頑兇之無悟庶元惡之可懲

寧靜子曰台德公以温良慈仁之德俄下此霹靂手段亦出其一意敬神
之至誠者是不足深怪焉抑太公過謹厚之歎於是可以已乎且不乎

彗星見

慶元慶長元和
也

慶元之際彗星見于北方光芒漸大時兵革僅熄人
心未安訛言亂將復作台德公聞之笑謂左右曰一
箇小妖星見於廣漠之天四方萬國孰膺其象茫乎
不可知矣必引以為己國之災非愚則陋矣抑天意
之果有向豈人力所能避哉唯人君當順受其正
而已矣既而彗星稍滅百姓安堵如故

寧靜子曰公之言通暢明快何其太似太公也世或稱公為淳良之主而
識見之卓如此賢者寧可以常情測度哉

太田某

井上主計頭正
就元和三年為
宿老領遠州橫
須賀五萬六千
石

台德公時太田某有功公召見賜之祿五百石太田
佛然而作直擲其賞狀於地以出公怒其無禮欲處
之死井上正就曰是宜稟之太公而後決焉乃使正
就往駿府而問太公欣然曰善哉問將軍之用心如
此泰平之開既有期矣顧太田所為誠無禮矣雖然
信賞必罰政治之所由行賞罰苟不中群下將何所
歸怨太田蓋欲諫之而未有由故今日捐身以諷之
耳不然太田豈不知犯法之可畏哉抑我又有何語
汝者昔在參河牙兵鈴木久三私取池籩之魚自烹

食之、我聞之不堪忿怒、急召久三、拔眉尖刀擬之、久三袒而當之、大聲罵曰、噫、暗主、以人代禽魚、惡能定天下、我感其言、退而思之、此時有弋於圍被拘者、久三蓋諫之也、乃命釋其人、召久三以褒之、今太田之所為、殆亦久三之意耳、汝速歸告之將軍、增之以三千石、正就歸以報焉、公大喜、乃增太田祿、召正就而謝曰、孤因汝之言、知孝道矣、又知賞罰之道矣、賜之以左文字刀、

長州豐浦郡鍛工、左衛門尉大工、號源慶、學岡崎正宗銘刻、左字、文和五年、死年八十、

寧靜子曰、吾讀史至此條、未嘗不仰慕鼎盛之世也、曰嗚呼、使廟堂之上、辨曲直、明賞罰、永久如此、天下寧又有衰與亂乎、然則台公之間、照祖之答、洵千載之龜鑑也、

本多三彌

演戲一派有、幸若與能、異樂器、唯用細腰鼓、高館在與州平泉、桃配野在關原驛東、

本多三彌、正重、佐渡守正信之弟也、性疎豪而率直、照公嘗在伏水、觀幸若八九郎演高館舞、舞終、謂左右曰、今世安得勇豪如辨慶者乎、三彌進曰、辨慶不乏其人、特無名將、似判官公者耳、關原之戰、朝已過辰刻、公尙陣在桃配野、三彌時為監軍、走來告曰、敵營遠矣、請少進大旗、公冷笑曰、黃口兒、敢多言、三彌繞其背、私語曰、口雖黃也、遠則不得不云遠矣、及大阪冬役、給事台德公食一萬石、太公聞之、召見問曰、三彌善拗矣、今何所改悔、而能高人品如此、三彌曰、今將軍淳良易事之主也、事若主而善拗者、非愚則狂矣、太公笑曰、三彌故態、亦復發歟、

寧靜子曰、三彌之為人如此、較諸乃兄之曲而巧、何其直而拙也、雖然、巧

大婆殿岡部某
女爲今川氏士
河村善右衛門
妻河村歿後天
正七年秀忠生
家康召婆爲乳
媪

賢媪

而曲者往往得志而拙而直者究竟不免坎軻古今一揆是亦可嘆也夫

台德公乳媪某蓋參河之人然不詳姓氏人呼曰大
婆公云媪賢而有丈夫之風公以乳育之故視之如
阿母眷遇之渥至老不衰媪無他嗜好但每月二三
次盡致轎夫僕隸於厨下而崇飯於大盤一一裝之
碗身親饋以供之奴輩感戴極其放饒而止以此爲
平生娛樂也一日本多正信來候見其親饋驚曰大
婆公侍婢使令非不足也何苦而自饋之爲媪毅然
整襟曰比來人謂子爲驕奢稍甚妾聞之不敢信乃
今而知其匪誣也子亦忘爲彌八郎之時耶妾昔微
時欲施一飯之恩於人且不可得今也設此大饗使

本多佐渡守正
信初稱彌八郎

媪子某黨山中
源左衛門者被
流刑

奴輩數十人快然飽食者悉皆邦家之恩而獨忘微
賤之時可乎子爲天下大老是之不問而以徒勞見
擬吾是以信子之驕奢而不能自省也正信赧然無
言而去及其疾病也公親臨視之且問所欲言媪泣
曰妾復何言但鄙心所願殿下克遵奉太公遺訓而
務致心乎政治使後人無所間然也公又問果無所
私請乎媪曰殿下眷遇如此今何所不足而敢請者
公將起媪遽呼曰主公主公前所以見云云者妾得
之矣得非以賤息流竄爲念耶抑彼自犯罪至于此
於妾絲毫無所怨今臨終以乳育之故曲從宥典是
舉私恩廢公法也大妨妾冥途之行切勿以勞尊慮
言畢而瞑

傳語出于中庸

寧靜子曰台德公之淳厚謹密雖曰由天性未必無此媼之冥助暗養也夫外得良師傅以輔翼之而內又有乳媼之賢天之祐德川氏何其篤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賢媼之為禎祥不亦多乎

台德公美事

公平素未嘗履日影夕陽入座必避而過之旁好插花技每有茶儀自安之床或有獻冬日牡丹公一覽稱善左右啓曰盍插之瓶公曰此花雖美非節序之正所不欲賞玩也

伏枕數旬未嘗一朝廢梳頭曰雖然病矣天下之政不可不敬聽豈可以蓬頭亂髮接之乎嘗語左右曰人有恒言云浮世如夢寸步外皆闔夜矣須及時娛樂耳此言大繆當云浮世既短矣不可

不加敬敬之時亦不長豈不能勉強乎

舞妓阿國

白拍子阿國出雲大社巫女云為歌舞妓祖結城少將秀康家康第二子

天正中有妓稱阿國者妙麗善舞名籍籍於京畿少將秀康之在伏水欲觀其技倆召致之客館阿國繫頸以水晶念珠少將意其品不稱賜珊瑚念珠以寵之既而阿國進奏其技羅衣從風長袖交橫極其宛轉之狀少將凝視者久因大號泣左右怪問其故少將乃曰渠雖裙釵之流既為天下第一名矣我則堂堂一丈夫而曾不得稱海內一人豈能不羞而泣耶

論語里仁為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上杉景勝時領會津

寧靜子曰君子喻於義武夫則喻於勇故觀一舞妓亦足以發其豪氣耳不然上杉氏號稱天下勁敵而少將以一人當之誓不使越白河關一步尚何不稱海內一人是憂哉

紀伊大納言賴宣家康第十子、薨稱南龍院、阿萬上總大多喜城主正木右近大夫入道觀齋女、舊主指加藤嘉明見豐篇

紀公生母

紀公賴宣生母曰阿萬、後稱養珠院、嘗謂愛諸公子而獻之名劍寶器、常事耳、抑主將所寶者、有名勇士也、一旦緩急、舍勇士將孰之恃乎、妾聞塙團右衛門、爲舊主所錮、仕路迍蹇、妾欲得此人、以保護公子、願不勝於名劍寶器乎、乃就每歲所受粧資五百金、致其二百金於團右衛門、以待他日之用、

寧靜子曰、鏡臺粧奩、務致其美、婦人常態耳、誰謂捐其粧粉資、而爲國家養猛士耶、嗚呼、有此母、而有此子、南龍公之勇武絕倫、不足怪也、

南龍公

南龍公武勇絕倫、行事亦多猛暴、而時復有灑然可喜者、嘗贈牽牛花一盆於生母養珠院、曰、朝間之花、

過午猶榮、所以供一粲也、答書曰、朝花之贈、奇觀可喜、抑人壽猶此花、苟得其養、短者亦可使之長也、勉之、勉之、即養家國、亦唯此心、視之、國祚何患不長久乎、答謝之次、聊及之、

寧靜子曰、南龍公在兄弟十一人中、最健康、保壽至七十餘齡、豈克服母氏慈訓之所致歟、而其剛勇無前、不若神姦、莫之敢避、亦足以徵夫豈復有十四齡之言耳、易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南龍公有焉、

阿閉掃部

越前侯秀康之就封也、聞阿閉掃部爲勳閥之士、以重祿聘之、伯伊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爲其子行撰甲禮、請掃部爲賓、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豚兒撰甲之初、願子語當年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吾

不若神姦、並妖神之名、出左傳、易繫辭下傳、

掃部父江州山本山城主阿閉淡路守長之、嘗黨明智光秀爲秀吉所族滅、

余吾湖在賤嶽麓

豈有武功可語乎無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武風最可觀者矣賤嶽之役兩軍既散吾單騎沿余吾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鑣接之則曰朝來所殲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凡士敢請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槍其人曰請俟之須臾我槍蟻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可以戰矣於是相鬪雌雄未決而日已昏黑乃呼曰可恨槍鋒難辨請期他日子為誰身是青木新兵也後日相見戎間誓不付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嘗見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者自屏後出謂掃部曰側聽吾子話懷舊之淚不能自禁吾子亦不記乎爾時與君交鋒者即此翁也掃部拍掌曰

豐太閤攻箱根山中城時青木新兵衛屬豐臣氏方齋時客於伯氏

契闊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舉觴屬之好以腰刀由此青木之名顯于一時侯聞而聘之與掃部同其秩祿

寧靜子曰當時士風桓桓如此尙武之俗可想耳今日武弁之家生男則口食之儀着袴之式盛張伎樂請客極歡者家家皆是而撰甲之禮則寥寥罕聞嗟乎亦可以觀世變矣夫

杉田壹岐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杉田壹岐者起步卒列國老常好直諫以匡救君過為務一日侯放鷹而歸意色欣欣曰今日之獵從者馳驅殊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此輩以臨陣無復可患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侯怪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

參議忠直秀康長子

册修 近古史 卷下 三十三 大板 貞 藏 版

伊藤玄蕃

之事可歎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放鷹也，度君之舉動無常，往往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為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為可用，是臣所謂可歎者。侯艷然怒，見乎色。侍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却之背後。進伏侯前曰：君第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侯不答而入。諸老皆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以有諫。若夫侯君顏色以諫，諫竟無時耳。抑吾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不同，死固其分也。歸舍待罪，呼其妻諭之曰：汝非步卒之妻乎？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所致。汝慎勿忘我。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

之心。妻泣未答，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蹶然起曰：君命至矣，趨造於朝。侯乃引入寢室，徐謝曰：我熟思汝書間之言，寢而不能寐，是以召汝耳。吾過矣，吾過矣。我深感汝志，因手賜佩刀一口。識者謂以侯之猛暴，不誅壹岐無禮，而反謝過以賞之，洵不愧為東照公之孫。

寧靜子曰：戰國之士，唯知效死於鋒鏑之下，而不知折首於尊俎之間，故照公嘗謂直諫之功勝一番槍，若壹岐者近焉。

附記

越前侯光通之時，亦有西尾傳兵者，扈從之臣也。嘗饋食君前，光通見食中有汗物，色變示之。傳兵曰：看之。傳兵受則食皆盡。光通怒曰：寡人唯看云，未嘗食

左少將光通秀
康次子忠昌嫡
子
西尾傳兵衛

標註 近古史 卷下 德篇第三 三十三 大板 貞 藏 版

遠州大井川

云也傳兵謝其不敏而止蓋慮咎及厨人也其為監
察陪駕於東下也路臨大堰河水俄溢涉將絕鹵簿
僕從競先而渡喧鬧殊甚光通性急遽召傳兵怒曰
汝為糾官不能禁止此等事乎傳兵正色曰君第勿
噪君而鎮靜孰敢不鎮靜傳兵之因事納約率此類

寬永三輔

德川三世將軍
家光薨稱大猷
院
今將軍指秀忠
世子指家光
酒井忠世上野
厩橋城主十二
萬石
青木忠俊武州
岩槻城主五萬

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
俊並為大猷公傅相謂之寬永三輔初太公之在世
召三臣以今將軍之意屬世子曰雅樂頭汝以仁輔
之大炊頭汝以智濟之伯耆守汝以勇勵之三人協
心以輔導焉我不憂其不為明主矣抑天賦之不同
豈曰世子之稟如將軍之稟乎譬之我寅年而金性

石
家康天文十一
年壬寅生秀忠
天正七年己卯
生家光慶長九
年甲辰生

將軍卯年而土性而世子則辰年而火性也不能使
世子土性猶不能使將軍金性也故輔君之道唯在
隨其性以導之而已矣三人皆謹奉命其後忠世忠
俊以嚴直見憚獨利勝以溫良慈敬承寵每待燕間
從容說曰伯耆之言不可不聽否則雅樂必有異言
公輒悟蓋公之所以勵精圖治以致太平之盛者實
三臣功居多

酒井忠勝領若
州小濱十二萬
石松平信綱領
武州河越七萬
石板倉重宗領
下總關宿五萬
石

寧靜子曰嗚乎寬永之朝何良臣之多也其後掃部頭井伊直孝讚岐守
酒井忠勝伊豆守松平信綱周防守板倉重宗並在政府而不同外間
疑其有隙告之公公怒詰忠勝等忠勝謹答曰臣等和於公議而不和於
私事所以政無私曲苟公私共和而依違無所爭則何由能得致公平之
道公大悟曰理宜然然則告者妄也忠勝曰非妄也彼陳其所見耳

大猷公寬仁

目黑村在武州
荏原郡
將軍家光弟正
之爲保科肥後
守正光所養後
稱松平氏任右
中將領會津二
十三萬石

傳馬町在江戶

禮記雜記下云
百日之蜡一日
之澤蜡祭名言
百日勞苦而有
此祭終歲勤動
今僅爲一日飲
酒之歡是乃人
君之恩澤若狂
言飲酒醉甚也

湯淺元禎稱新
兵衛號常山岡
山藩士好學著
有常山紀談文
會雜記等十數
種
柱下指周老子
嘗爲柱下吏故
云
步隊長
部頭

公嘗放鷹目黑與左右微行憇邑中成就院公賞其
壁畫問寺僧曰貴寺亦有大檀越乎曰唯有保科君
然祿微喜捨甚乏嘗聞保科君大樹親弟賤民且知
同胞相憐貴人何情之薄耶公色少變目左右辭去
僧後知其實大懼待罪無幾公增封保科正之山形
二十萬石又附寺田若干又嘗歸自游獵路過傳馬
街有醉漢臥道前驅屏之不及而公既至矣問曰彼
何物侍御跪答曰今日是十月念商家例有惠神會
所謂百日之澤一國如狂惟斯時爲然故此漢亦飽
會主之酒而醉倒也公曰其快可想我且與之下物
解所獲一禽以賜之一市人皆感泣爲廢神會以到
于今

寧靜子曰嘗閱湯常山文會雜記云伏讀東照公遺訓其所說率近柱下
無爲之道德猷二公時諸大臣所論議亦惟無爲耳今觀此數條果有然
者歟要之三世所主唯一慈字

石谷十藏

石谷將監初名十藏致仕號土入嘗爲步隊長其部
下之庭有鶴下來家奴戲以斧投之即死部頭以下
驚愕奔走不知所措先幽其奴與主人告之石谷氏
會不在待至暮夜石谷乃歸問曰部中得無有事故
乎部頭促席低語曰今暮某家有鶴自空際下奴誤
投斧即死百方無救且爲之若何石谷大聲言曰子
云有鶴自天落而死乎是暴死也犬馬猶有暴死鶴
獨無之乎蓋食毒蟲之所致耳子歸其以此說傳之

漢書百官表太
官主饌食

部中明日載鶴以登于朝啓閣老諸公曰昨暮僕部
中之庭有鶴自天落而死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暴
死乎蓋食毒蟲之所致其奈之何閣老首肯曰既已
暴死矣當不必問石谷曰諾但中毒之鶴不可納之
太官請拜受而歸乃退歸則呼部頭舉鶴付之曰昨
來部下奔走心身亦勞矣以此慰之可也

寧靜子曰石谷氏簡易了事如此亦足以想像夫無爲之治矣若夫處殺
鶴者更有黃門義公明斷焉

黃門義公

國家有禁殺鶴者刑蓋重仙禽也水戶黃門義公時
有人銃鶴於禁獵所縣吏捕以獻焉公怒下之獄久
而不問歲亦云暮明年春正月公招致封內八巨刹

家康第十子
中納言賴房嫡
子光圀任權中
納言薨諡義公

學斷此獄左傳
之語

住僧自饋享之例也禪話之次及殺生事公因謂僧
徒曰日有犯禁殺鶴者寡人嘗學斷此獄僧等觀焉
乃引出囚人於庭縛之松樹大聲喝曰汝犯國家大
禁其罪不可赦拔刀擬之而故躊躇七僧觀之瞳若
不出一語公於是投刀罵曰咄鈍僧輩我豈以人替
禽者乎特法律之不可曲欲待沙門一哀以宥之今
乃七僧駢首呆然視其危而莫之救慈悲之道安在
哉夫僧而無慈悲之心亦安用浮屠哉命盡逐七僧
而宥殺鶴者

寧靜子曰桃源遺事有記云西山公每斷死刑戒獄吏云行刑之日必以
告我其意謂苟有生路吾能活之故大辟之處斬處磔者吏往往延時月
或至踰一歲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如義公殆庶幾乎

尾公吉通

義公隱居常陸
久慈郡太田鄉
西山自稱西山
隱士
孟子盡心上篇

家康第九子大納言義直封尾張吉通其曾孫也任中納言

尾公吉通承祖父二世窮蹙之後府庫空竭國用殆不支諸有司相議先沙汰步卒老廢不中用者二百餘人盡放之公聞之憫然諭有司曰國家行儉由供給不足則放老卒亦不為無理雖然彼皆少壯勞筋骨老而見棄何其悲也寡人以六十萬之封且不能供給群下渠雖二百人并妻孥計應不下數百人乃窮餓道路進不能食力退又無寸祿不轉死溝壑而何為抑步卒之勞筋骨常事耳譬諸戶之鵠居鴨居俗呼戶限上下為鵠居鴨居鴨居上不勞而鵠每勞於下然不可以鵠之勞而望鴨之逸夫步卒亦戶之鵠居也勞固其職也特不可以其老故棄之耳有司皆感泣而退盡召還二百餘人復故

論語堯曰篇云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寧靜子曰出納之吝有司常態而仁人君子每行惠於不費所以不傷財不害民也若夫尾藩老卒設徵仁人一言則二百餘人皆死於匪命豈不悲哉

中將正之

中將正之之就封會津也專務教化不事刑法有四士曰安西八左衛門曰佐瀨平右衛門曰吉川市之丞曰安藤六郎左衛門皆桀驁嗜武技橫行鄉曲有暴客之稱有司屢彈劾其書滿案中將久之不問左右諸臣皆惑焉既而中將俄命召四人衆謂渠罪惡貫盈非賜自盡則境外逐放可知也及至中將面諭四人曰汝等暴行有司具狀寡人既已悉之矣然汝等所為非必不忠於寡人要皆年少氣銳所致從今其慎之曰八左衛門曰平右

書經泰誓上篇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刪修 遺言 史記 卷之 九 柳氏藏版

衛門命汝各為游手一隊長曰市之丞命汝為旗頭
曰六郎左衛門命汝為行人既承命之後各守其職
勿或敢惰四人皆感泣拜謝而退於是奮然勵行折
節讀書後皆為謹敕之士

寧靜子曰會津東國重鎮也自蘆名氏之亡也蒲生氏上杉氏皆以武人
治之及土津公以幕府懿親受封於此漸敷文教人皆知向學而君子豹
變之化是可窺其一斑云

義丐一

賀州野田山為前田氏累世之塋域藩之諸士亦多
就其麓而葬焉每歲中元之夕家家供燈於墓前光
明徹曉一夜惡漢數輩雜然來襲盡掠其蠟燭而去
有丐者當徑而臥視之頻顛曰凡此明燈皆是祈祖
先冥福者何為無情至于此惡漢等罵曰咄被薦奴

三浦義明季子
佐原義連文治
五年始領會津
子孫稱輩名氏
天正十七年亡
正之寬文十二
年卒諡土津靈
公
易革卦上六君
子豹變小人革
面
加賀國金澤
大納言前田利
家領加能越三
州

史記屈原傳屈
原嫺于辭令

室街在日本橋
北
越前屋吉兵衛
事在享保癸卯

敢咎人之為丐者曰奴惟不為公等所為所以不免
被薦苟為其所不為又何至被薦乎

寧靜子曰丐者不惟能知恥亦能嫺於辭令者

義丐二

江戶室街商吉兵衛跟隨市十郎歲暮討帳受金而歸
誤遺一囊納三十金者十郎驚愕無措走就來路行
索數里無有也乍有一乞兒來問曰何索十郎曰我
索吾遺金耳乞兒曰果然我拾之矣吾意其人來索
故物色在此苟有證左我且還之十郎詳陳囊色與
其中所有乞兒乃舉而付之十郎狂喜不已且取其
中五金謝乞兒不受強之乞兒曰子亦何迂吾苟利
五金何有於三十金顧此金若是主家之金其人痛

標註 卷之 九 德篇第三 三十八 見氏 義反

佐竹氏臣車丹
波弟善七狙擊
將軍秀忠不成
被捕將軍宥之
善七自請爲乞
兒長子孫襲名

萬人塚指無緣
寺今本所回向
院是也在兩國
川東

苦可知今幸得其人以還之於我何所望趨而避之
十郎追及乃舉一星金與之曰今夜寒甚請以此買
醉乞兒欣然曰此則子之惠也敢不拜受問其名曰
車善七手下八兵十郎歸具語以狀吉兵感歎不已
竟欲與五金於八兵翌早差十郎於善七問之則曰
八兵昨得金於人而還沽酒聚伴醉飽極歡不料今
曉既死矣十郎且驚且悲遂乞八兵骸以其金厚葬
之江東萬人塚

寧靜子曰此乞兒蓋士人之流落失死期者自謂今日救一人之命而已
代之死斯之爲時遂自託痛飲以死也果然不唯義巧亦烈可矣嗟夫吾
之以此終此卷者其豈無意哉

刪修 近古史談卷下 大尾

刪修 近古史談 新訓點

中學校漢文教科書ノ、近年世ニ出デシモノ少カラズ、其撰者モ亦編輯ノ體裁ニ留意シテ、文ノ難易、程度ノ適
否、國語科トノ聯絡、作文ノ資料、等ニ於テハ、其適用ニ苦心經營シタルヲ見ル、然ルニ、獨リ、從來ノ訓點ニ違
法多クシテ、國文法ト背馳スルヲアルニ就キテハ、未ダ嘗テ一人ノ論及シタルヲ聞カズ、未ダ嘗テ一書ノ改善
セラレタルヲ見ズ、

漢文科ト國語科トハ、密ニ相聯絡セシムベシトハ、教育家ノ通論ナリ、吾人、常ニ今ノ普通文ニ違法多キヲ慨
ス、然シテ、此ノ普通文ハ、即チ漢文訓點讀下シノ文ナレバ、其違法ハ訓點ノ訛誤ニ原因ストイフヲ論ズルヲ待
タザルベシ、サレバ、訓點ノ弊ヲ根治セザレバ、普通文ノ流毒ヲ防グベカラズ、普通文ヲ改善セシムトナラ
バ、妄訓ヲ匡正セズンバアルベカラズ、然ラズンバ、何ヲ以テカ兩科相聯絡スルヲ得ム、是レ理ノ見易キモ
ノナラズヤ、然ルニ、人ノ嘗テ思ヒテ此ニ至ラザルハ、抑モ亦何ノ心ゾ、

前時間ノ授業ニ、國語教員、孜孜トシテ文法ヲ教ヘテ去レバ、後時間ニハ、漢學教員之ニ代リ、妄訓ヲ授ケテ攪
亂ス、宛トシテ、農夫播種シ去レバ、群鴉來リテ啄ムガ如シ、次ニ歴史、次ニ地理、而シテ何科、而シテ某科、其各
教科書モ、亦皆妄訓點讀下シノ文ナラザルハナ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トイフベク、國文法ノ授業ハ、全然徒爲
ナリトイフベシ、又學生ノ上ニ就キテ言ヘバ、兩科ヨリ一様ノ語法ヲ授ケラレテ、適從スベキ所ヲ知ラズ、其
懊惱セムヲ察スルニ餘リアリ、是ニ於テ、終ニ、國文法ヲシテ、試験ニ應ゼムガ爲ニ一時記憶スベキノミノモ
ノタラシム、一面ニハ、國語漢文、密ニ相聯絡セシムベシナド唱道シテ、一面ニハ、居然トシテ背馳ノ語法ヲ教
フ、豈ニ不條理ナラズヤ、訓點ノ妄謬、匡正セズンバアルベカラズ、

漢文訓點ノ事、古ヘノ菅家江家ノ明經紀傳ノ袁古登點ノ學ノ如キ、又、日本紀、六經、文選、朗詠集、遊仙窟、諸佛
經等ノ古訓點ノ古寫本古版本ニ存スルガ如キハ、今ハ姑ク措キテ言ハズ、コ、ニ、近古以來刊行セシ六經ニ就

キテ言ハムニ、先ヅ道春點(朱註)ハ、訛セシ所ナキニシモアラザレド、多ク古點ノ遺法ヲ存シテ、大抵其正ヲ得タリ、太宰春臺ハ、其和讀要領ニ之ヲ駁シタレド、多クハ妄言ナリ、古人精思シテ原文ノ奧義ヲ解シ、然シテ後ニ、一訓、一點、皆意ヲ斟ミテ附シタルヲ、春臺全ク國語ノ學ニ盲ナレバ、徒ニ迂遠ナリトシテ、概シテ削リ去ラムトシ、自ラ稱シテ簡潔トイフ、(後ノ諸儒ノ改點モ、大抵同一ノ見ナリ)始メテ點ヲ附スルハ、誰カ好ミテ無用ノ語ヲ附セム、生哲ヲ愚視スルヲ甚シトイフベシ、然リト雖モ、せざらまく、「せましかば、べからくのみ、」ノ如キニ至ルマデ、一向ニ準據セムハ、固ヨリ今世ニ迂ナルヲ免レズ、闇齋點(朱註)ハ、略道春點ニ同ジ、サレド字ニ拘シテ點ヲ偏定セシ所多クレバ、採リ難シ(貝原益軒ノ四書點アリト聞ケド、未ダ見ズ)伊藤東厓ガ論語何晏集解ノ點、根本遜志(徂徠門)ガ皇侃義疏ノ點ノ如キハ、共ニ、道春點ヲ繁ナリトシテ、削レル所多ク見ユレド、難、少キ方ナリ、サレド、二書共ニ、朱註ナラザレバ、當時ニ行ハレズ、後藤芝山(高松藩儒、柴野栗山ノ師)ノ有名ナル後藤點ハ(朱註、死後、男師周、出版セリ、五經ハ、天明七年、四書ハ、寛政四年ナリ)略、古今ニ通ジテ難ナキモノトイフベク、是レ此ノ點本ノ、遍ク海内ニ行ハレテ、今ニ至ルマデ衰ヘザル所以ナラムカ、然レモ、從來、有顏回者トアルヲ、有顏回者ト訛セシガ如キハ、此後藤點ヨリ始マレリ、其他ニモ、訛誤尙ナキニアラズ、片山兼山(上毛ノ人)後藤芝山ト同時ノ後輩ニシテ、其ノ四書ニ點ジテ刊行セシヲ山子點トイフ(自ラ片山ヲ修シテ山トセリ、出版ハ、天明元年)此點、杜撰頗ル多クシテ從フベカラ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而無信トナレルガ如キ、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左右皆曰賢トナレルガ如キ、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トナレルガ如キ、皆此ノ山子點ヨリ起レリ、幸ニ古註ナリシカバ、其書ハ弘ク世ニ行ハレザリシカド、其弊ハ佐藤一齋ニ移リテ、一齋點ハ(朱註、五經ナルヲ改點ト云、文化十年刻、四書ハ、文政八年刻)全ク山子點ノ杜撰ヲ襲シタルガ如クニテ、更ニ妄ヲ加ヘタ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ノ點ノ如キ、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ノ舊點ヲ、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トセシガ如キ、其一二ノ例ナリ、通篇ノ點、スベテ此ノ類ニシテ接續ノ

辭ヲ用キズ、將然已然ノ辨別無ク、其支離ナルヲ、邦語ヲ學ビテ未熟ナル外國人ノ語ヲ聞クガ如シ、然ルニ其五經ノ自序ニハ、音訓參、而義直見トイヒ、四書ノ自序ニハ、至於讀式、吾塾舊從簡省トイヘリ、語格ノ不具ナル訓點ニ、何ノ義カ見ユベキ、繁トイヒ簡トイフモ、義ヲ成シテノ上ノ事ナリ、侏離ニシテ、語ヲモ義ヲモ成ササルモノニ、何ノ繁簡ヲカ言ハム、實ニ、一齋點ハ、謂ハレナク先哲ノ點法ヲ攪亂シテ、自ラ誤リテ又人ヲ誤レリ、吾人、鼓ヲ鳴ラシテ之ヲ攻メテ可ナリ、然ルニ、此狂妄ノ點本、不幸ニモ世ニ行ハレシカバ、當時、日尾荆山(武州秩父郡人、鵬齋門)起テ、訓點復古ヲ著シテ(天保六年)之ヲ痛駁シ、別ニ又自ラ四書ニ點ジテ刊行セリ、(慶應三年)之ヲ日尾點トイフ、國學家ニ質シタル所アリシト覺シクテ、其點、前數種ノ諸點ニ比ブレバ、遙ニ優レル所アリ、然レモ、一杯ノ水ハ、一車薪ノ火ヲ救フコト能ハズ、一齋點ハ、翁ガ長壽ト共ニ、兎爛長ナヘニ熾ニシテ、滔々タル餘勢ハ、訓點讀下シ文ニ移リテ、終ニ今ノ普通文ノ災害ト爲リ畢ンヌ、噫、國文、運拙カリシトイフベク、之ヲ國文ノ遺厄トイフベシ、

然リト雖モ、今ノ世ニ出デ、漢文ノ妄點ヲ恢復シ改善セムトイフ、談何ゾ容易ナル、既ニ漢學ニ精ニシテ、又國學ニ通曉シ、然シテ、別ニ又新思想アリテ、古今ヲ斟酌シ活用スベキ意匠アルニアラザレバ、今代ニ適スベキ訓點ヲ創制セムコト、極メテ難事タリ、是レ、何人モ、能ク此事ヲ圖ルコトナキ所以ナラムカ、文彥多年、此ニ苦慮シテ、新案ヲ世ニ發表セムノ志ハアリツレド、且ハ淺學ニ省ミ、且ハ僭越ニ憚リテ、荏苒トシテ歲月ヲ送り來シカドモ、今ニ至ルマデ、終ニ、何人モ起チテ著手スルモノナシ、是ニ於テ、以爲ヘラク、訓點改マラズ、國文正ニ復スベキ期ナシ、徒ニ憂フトモ、何ノ益カアラムト、乃チ、自ラ量ラズシテ、奮テ此ニ從事シ、從來ノ訓點ニ就キテ、取捨シ矯正スル所アリテ、讀下シ文ニ記ストモ、約略ハ國文法ニ違ハザラムヲ準トシテ、立案シ、先ヅ、之ヲ先人ガ近古史談ニ施シタルモノ、此書、是レナリ、然レモ、此新點モ、未ダ全ク吾ガ忌憚スル所ナキ矯正ニハアラズ、急激ナル改正ハ、人ノ耳目ヲ聳動セムコトヲ慮リテ、勉メテ舊點法ヲ存シタル所多シ、姑ク、之ヲ以テ大方ノ批評ヲ請フ、而シテ、余又別ニ中學漢文讀本ヲ編シテ、更ニ十分ナル新意匠ヲ加ヘテ、訓點ヲ全ク國文法ニ從ヘムノ

志アリ、隨テ、普通文ニ波及セシメバ、次第ニ改善ノ實行ヲ期セラルベキカ、他日稿成ラバ、更ニ刊行シテ世ニ
 質スヲアラム、

明治二十一年十二月

大槻文彦

近古史談ノ初刊ハ、元治元年甲子十一月ニアリ、當時、先ヅ、徳川幕府ニ其出版ノ許可ヲ請ヒシニ、幕府其
 忌諱ニ屬スル文若干章ヲ刪リテ、之ヲ許可セリ、乃チ刊行シタルモノ、是レ舊版ナリ、然ルニ、其豊篇ノ「勇
 婢」ノ章、「利休之靈」ノ章、徳篇ノ「内藤勇斷」ノ章ノ妖怪談ノ如キ、豊篇ノ「關白誅利休」ノ章ノ、秀吉ガ利休ノ
 女ニ眷戀シタル、又、徳篇ノ「台徳公謹厚」ノ章ノ、侍女ガ公ノ枕席ニ侍セムトシタル穢褻談ノ如キ、同篇ノ
 「太公論復讎」ノ章、及ビ卷末ノ復讎諸章ノ如キハ、中學ノ教科書ニハ適用シ難キヲ以テ、或ハ刪リ、或ハ修
 メテ、更ニ前年幕府ニテ刪リタル數章ヲ補ヒテ、明治十四年再版シタリ、是レ、刪修近古史談ニシテ、乃チ
 版權ヲ得テ、且、文部省檢定濟ノ教科書トナレリ、然ルニ、書中ノ地名人名ニ就キテ、往々來テ質問スル者ア
 レバ、乃チ其解釋ヲ欄上ニ註シテ、更ニ標註ノ二字ヲ冠ラセテ發刊シタルモノ、此書ナリ、然シテ、其訓點
 ハ、舊版ナルヲ訂正シテ、新案ヲ施シタルモノナルヲ、前文ニイヘルガ如シ、
 然ルニ、世間ニハ、元治ノ舊版ヲ翻刻シテ、教科用書ニ賣ルモノアリ、然レモ、其書中ニハ、右ノ妖怪、戀慕、復
 讎等ノ諸章ノ、ソノマ、ニ存スルノミナラズ、檢定モナケレバ、中學ノ教科書ニハ不都合ナリ、又、去々年
 補正近古史談トイフモノ、世ニ出デタリ、是亦、右ノ妖怪、穢褻、復讎等ノ諸章アリ、サレバ、近古史談ヲ教科
 書ニ採用アラムトスル向ハ、善ク題號ノ標註、刪修等ノ字ニ注目シテ、識別アラムヲ請フ、

明治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刪修版權免許
明治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發售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第卅九版發行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正第四十版發行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正第四十一版發行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修正第四十一版發行

標註刪修近古史談與附
 定價金拾七錢

著述者 故大槻磐翁

兼刪修標者註

發賣所

發賣所

發賣所

印刷者

東京府北豐島郡日暮里村大字金杉二百五十八番地

大槻文彦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三番地

合資吉川弘文館

大阪府東區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角

三木佐助

東京市日本橋區數寄屋町九番地

林平次郎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一番地

野村宗十郎

明治四十五年五月十日
 文部省檢定濟
 中學學校漢文教科書用



大槻文彦編

近古史談原文集

壹册 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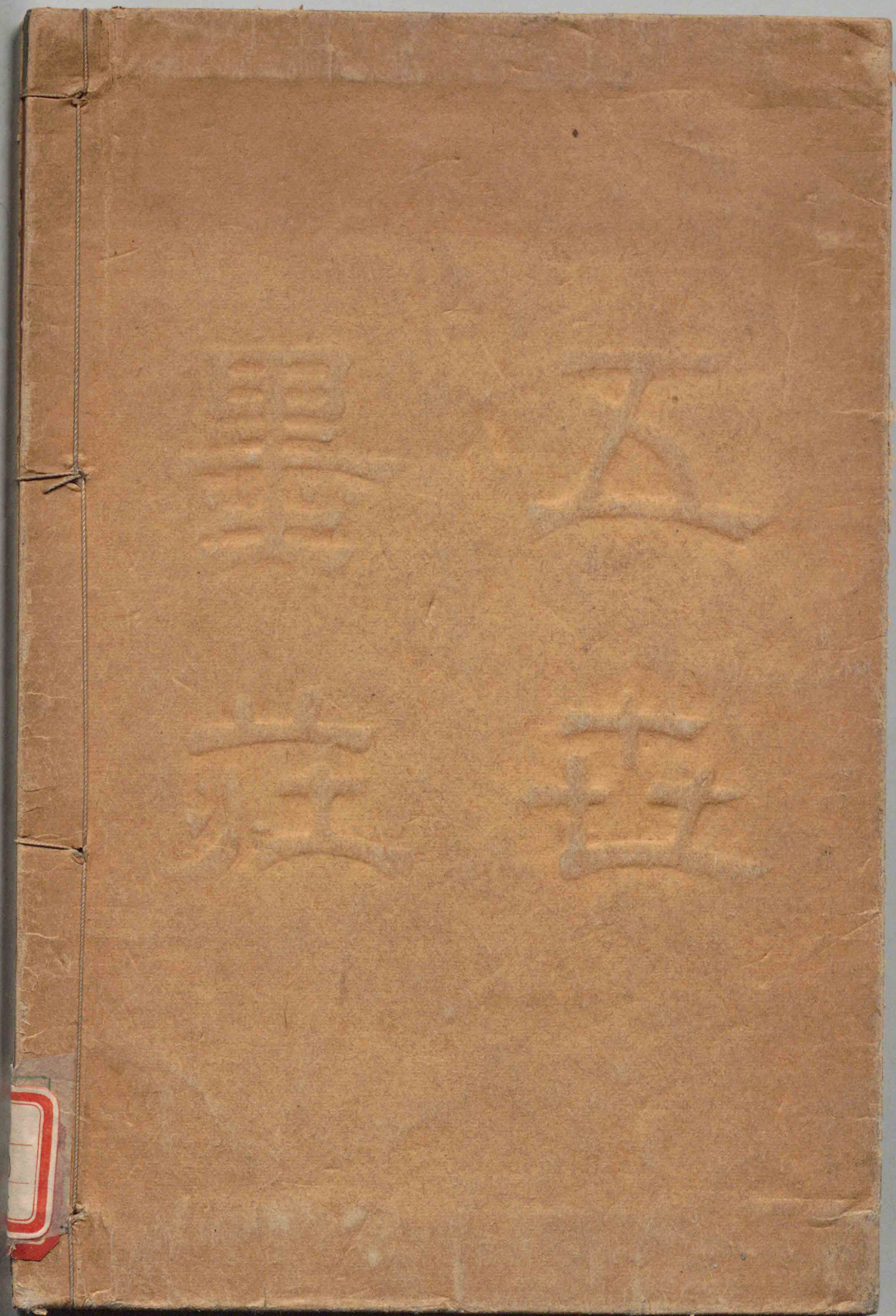
和綴五拾錢
洋裝六拾錢

近古史談ハ諸書ヨリ材料ヲ取リタルモノニテ此書ハ
其諸書ノ原文ヲ集メタルモノナリ近古史談ノ註釋ト
ナルベク近古史談ヲ讀ムモノハ此書ヲ覽ズハアルベ
カラズ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三番地

發行所

嵩山房小林慶



五世聖狂

Small label with red border and illegible text.